



彙纂麗史

十七

名臣列傳

趙浚	李琳	沈德符	朴巖	成石璘	僕長壽	池湧奇	金宗衍
鄭道傳	曹敏修						
	姜淮伯						
	文益漸						
	趙云佐						
	金湊						
	王應						

共二十二

U 6
4062
17



4062
22-17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五

名臣十四



沈德符 朴葳 成石璘 楔長壽 池湧奇

符忠肅末蔭補司醢直長同正恭愍朝累遷判衛尉

寺事辛禍初除右常侍陞禮儀判書拜密直副使出

為西海道元帥進知密直司事賜功臣號轉知門下

事復為西海道元帥與羅世等擊倭于鎮浦獻捷禍

厚加賞賜久之拜贊成事時遣使如京師獻歲貢

命德符檢方物于平壤府禁私挾金銀者押物禹堅

卷之三十五

犯令斬以徇又出爲東北面上元帥遇倭賊于北青
咸州之境要外平斬先鋒五十級倭又寇端州德符
與戰敗績倭百五十艘又寇咸州洪原北青哈蘭北
等處殺虜人民殆盡德符與知密直洪徵密直副使
安柱青州上萬戶黃希碩大護軍鄭承可等與戰于
洪原之大門嶺北諸將皆敗先遁唯德符突陣獨入
中槩而墮麾下劉訶郎哈馳入射賊斃三人奪賊馬
以授德符轉鬪出陣於是德符軍亦大敗賊勢益熾
我 太祖請往擊之盡擒之禍攻遼德符以西京都
元帥行從我 太祖回軍辛昌立拜判三司事我

太祖與德符池湧奇鄭夢周僕長壽成石璘趙浚朴
歲鄭道傳議曰禍昌本非王氏不可奉宗祀况又有
天子之命當廢假立真奉定妃教放昌于江華迎立
定昌府院君瑤是爲恭讓王卽位之夕王壻姜淮李
父著入謂王曰諸將相立殿下者只欲圖免已禍非
爲王氏也殿下慎勿親信思所以自保王壻禹成範
聞之告其母尹氏尹氏從兄紹宗聞之以告九功臣
九功臣言於王曰殿下卽位讒言遽入臣等惶懼
無已殿下若信讒言卽罪臣等若以臣等黜僞姓復
立王氏爲有功於宗社請罪讒人使上下無間焉王

顧左右默然九功臣俯伏良久而退尋賜忠勤亮節
翊贊佐命功臣號拜壁上三韓三重大匡門下侍中
判都評議使司事封青城郡忠義伯賜中興功臣錄
券王將幸長湍觀戰艦臺諫上疏諫止王遣人問德
符曰今日之舉如何對曰人君行止非臺諫所能止
也王決意將行臺諫猶不退成石璘直入奏曰臺諫
之言不可拒王勉從之又下教錄回軍功賜田西京
千戶尹龜澤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與沈德符池湧
奇等謀將害 侍中判繕工事趙裕又謂子曰沈侍
中令密直副使曹彥郭璇前判書金兆府魏種張翼

與裕等勒麾下兵將害 侍中我 太祖以其言密
告德符裕德符族姪德符怒下裕獄語在宗衍傳
太祖白王曰臣與德符同心奉國本無猜貳趙裕之
事必虛妄請勿鞫令我二臣終始保全王將釋之德
符聞之大驚泣請曰裕辭連於臣今若不問臣之不
與謀何以辨之請與裕對鞫王召德符入德符不顧
而出步至廵軍自請繫獄王命知申事閔開召之德
符乃進謝王命釋裕憲府上疏請將裕龜澤對置王
命評理朴歲同臺諫鞫治裕初不服歲欲先拷龜澤
執義柳廷顯曰先鞫告者何義也歲變色默然乃拷

訊裕服絞殺籍其家憲府劾德符拘彥璇兆府种翼
于獄皆杖百遠流罷德符又流湧奇等臺諫文章曰
德符爲國首相乃令趙裕金兆府等姦兇之輩掌其
兵權以致禍萌欲掩裕罪輕自就獄取笑於人又不
從判旨累日擁兵不放無人臣之禮今麾下皆已服
罪德符尚在國中相疑忌禍不可測願殿下竄之
遠方以絕國人之疑以杜禍亂之萌連日伏閣固請
乃流德符于鬼山明年起封青城郡忠義伯復拜侍
中或云德符實附於趙浚故臺啓從世子如京師
諫官以德符獲罪未久上疏止之不聽加賜安社功

臣號後與守侍中裴克廉等上疏請罷諸道觀察使
復按廉使罷節制使經歷都事復掌務錄事罷新定
監務諸驛丞諸道儒學教授官資贍楮貨庫人物推
辨都監東西遞運所水站及戶口成籍牛馬烙印州
郡鄉社里長等法又令諸司有受稟事皆直報都堂
勿隸六曹尋辭職改判門下府事自此以後入本
朝

朴葳密陽人初補弓達赤辛禍時爲金海府使擊倭
于黃山江斬二十九級賊投江死者亦衆尋有倭賊
五十艘至金海南浦榜示後賊曰吾乘風利泝黃山

江直擣密城歲偵知之設伏兩岸勒舟師三十艘以待之賊見榜一艘先入江口伏發歲亦突至遮擊賊狼狽自刃投水死殆盡時江州元帥裴克廉亦與倭戰賊魁霸家萬戶著鐵堦整手足皆甲今步卒翼左右躍馬而前馬旋濘而止我軍迎擊斬之報至褒賞歲克廉甚厚後爲慶尚道巡問使斬倭十四級禡攻遼歲以元帥行從我 太祖回軍復爲慶尚道都巡問使與安東元帥崔鄆擊倭于尚州中牟縣破之賜弓矢綵段又擊倭于高靈縣斬三十五級尋領戰艦百艘擊對馬島燒倭船三百艘及傍岸廬舍殆盡元

帥金宗衍崔七夕朴子安等繼至搜本國被虜男女百餘人以還辛昌下教獎諭曰我朝昇平日久武備稍弛肆致島倭恣爲寇掠迄今四紀擾我三陟國家唯務守禦將帥尚稽祖征而御發憤于懷仗義而往凌不測之鯨波蕩累年之蟻穴室廬船艦盡爲煨燼俘虜人民得還鄉閭足以雪國家之恥足以復臣民之讎捷報初來予心寔喜今遣門下評理徐鈞衡賜卿衣領鞍馬銀錠等物歲上箋謝人以歲但燒廬舍舟楫實無俘獲尋改都節制使捕倭船一艘斬三十級後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拜知門下府事封

忠義君賜功臣錄券及廢馬一匹白金五十兩帛絹
五端教曰卿以寬弘之度豁達之資逢時展才委身
鞅掌其處事之敏衛上之忠玄陵稱之四為守令三
鎮南服寇戢民安蔚有聲績才超耿賈之儔勇在關
張之右城于州而金湯利驗劔其船而海道警息載
惟對馬之役有光辛巳之征 天子責立異姓為王
卿與守門下侍中 李舊 祖 首倡大義推戴寡躬以
安邦家之基以定君臣之分嘉乃丕績曰篤不忘追
崇祖考仍加世宥錫之土田副以臧獲卿其膺此異
數益勵忠誠金宗衍之獄辭連歲流豐州尋錄回軍

功賜錄券及田自此以後入 本朝

成石璘字自修昌寧縣人父汝完昌寧府院君石璘
恭愍朝登第選補史官累遷典醫注簿王見而器之
命為劄子房必閣赤歷典理佐郎典校副令王曰石
璘善書且諳練陞為知印遷典理摠郎不阿附辛旽
旽惡之譖于王出為海州牧使召還為成均司成擢
密直代言陞知申事辛禡初拜密直提學倭賊大至
入昇天府石璘為助戰元帥隸元帥楊伯淵將戰諸
將欲退度橋石璘曰若度橋人心貳矣安能力戰不
若背橋而戰諸將從之人皆殊死戰賊果敗賜輸誠

佐理功臣號進同知司事伯淵之獄起辭連石璘杖
百七配咸安戍卒蒙宥從便封昌原君賜端誠翊祚
佐理功臣號拜政堂文學出為楊廣道都觀察使時
適饑荒石璘請置州郡義倉從之仍令諸道皆置義
倉召拜門下評理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俄兼司
憲府大司憲與同僚上疏曰僞主所除官爵不可混
於聖朝請皆收奪其以軍功都目除拜者吏兵曹覈
其真僞移牒尚瑞司俟其改授方許帶銜雖素負名
望眾所信服者亦令臺省具聞改授其有冒妄者痛
行糾理並以詐僞論王難之下都堂議又上疏曰臺

諫職專諫爭宜近禁中今在疏外事無大小必具疏
聞不唯煩冗懷不能盡達殿下即位之初尤宜開廣
聰明豈可濛居安逸以虧中興之業願自今事有可
言者使得面啓其大者只令疏聞從之賜中興功臣
錄券封昌城郡忠義君下教褒美曰卿端慤之資慷
慨之志早通鄒魯之書遠繼鍾王之筆荷玄陵簡注
之深將為大用以逆眈忌憚之甚遂致左遷不阿世
而取容唯樂天而知命嘗被憲司之薦乃有觀察之
行予在潛邸悉聞高風辛禍盜據王位既流毒于生
靈又得罪於上國守門下侍中 李太祖諱首倡大義

御贊佐決策推戴寡躬載惟功烈增光簡冊若不褒嘉何以勸勵爰命勒碑紀德立閣圖形錫之上田副以臧獲後昆襲忠義之號永世蒙赦宥之恩仍賜白金五十兩殿馬一匹卿其膺此異數諒我至懷賜端誠保節贊化功臣號遷三司左使請減宦官祿王止罷月俸尋以病辭不允加賜定祚功臣號轉藝文館大提學拜門下贊成事以李禧禹玄寶之黨與弟石瑑流于外自此以後入本朝

楔長壽字天民遜之子遜回鶻人以世居楔鞏河因以楔爲氏自高祖嶽璘帖穆爾歸于元世仕元父哲

篤官至江西行省右丞遜順帝時中進士歷翰林應奉文字宣政院斷事官選爲端本堂正字授皇太子經爲丞相哈麻所忌出守單州居父憂寓居大寧紅賊逼大寧恭愍七年避兵東來王之在元也侍從皇太子于端本堂與遜有舊由是待之甚厚賜第封高昌伯改封富原侯賜田富原九年卒長壽以慶順府舍人居父憂王以色目人特命脫衰赴試遂登第官累判典農寺事上書曰臣本羈旅賤愚於世無補謬荷深仁嘗守晉陽周歲之間頗知民瘼倭寇防戍最爲緊急竊計賊船出沒無有定時民庶安危朝夕靡

測而沿海防戍雖有其名無益於事蓋鎮戍兵卒悉皆烏合之衆素無教練之嚴器械甲冑未爲堅利又無營壘以爲保障不過草屋新籬僅庇風雨而已故一有寇至則望風奔潰雖使頗牧爲將亦不能號令也其防戍之處遠者相去五六十里近者不下二三十里賊可由此入寇而濱海郡縣村落之民或疎或密四散而居彼賊多則千百成羣少則什伍爲隊妖謀詭計言所難窮清明之晝則尚可覘其來蹤驗其多少以爲警備昏晦之夜則候望難遠故往往出我不意肆其陸梁多則虛張聲勢指西向東俟我兵勢

五分潛爲襲擄或棄防戍而直趨居民或捨居民而先襲防戍少則預遣間諜伺其富實之家潛爲剽劫比官兵得知而追逐賊已飽載而遙遁於是加發男丁則民已殘而盜已去及其放遣則民纔去而盜復來故民無得息之時兵無可用之勢至若清野之策其弊尤深大抵濱海之地頗多膏腴而小民各懷其土本欲利之反以害之且深遠之處田亦有限而土著之民恃以爲生若使養客戶則彼亦凋廢由是被遷之民懷怨而流移渡陸之民受殃而失業此臣所以痛心切齒於平昔者也且入保之令始則限以一

息程途今賊之所至往往過六七十里以是較之雖
百里亦無益也臣愚以爲沿海百里之間刷已徙及
見在之民方三十里或五十里膏腴可耕之地擇形
勢平易有新水處計戶數衆寡築城堡以二三百家
爲率設官守以居之俾接室連牆僅容其衆除屋舍
外止留穀場其園圃俱於城外給之凡城塹高濶上
置樓櫓門置釣橋其餘守具隨宜布置城塹之間多
掘品字小坑樹鹿角以遏往來嚴更鼓謹烽烟及耕
耘之時則遠者不過二十餘里晨出暮入往來無難
禾熟則隨刈隨輸毋使稽緩設有賊至則少壯登城

老弱供食分方面以堅拒守之志通烽燧以招隣救
之兵隣城有急擇精騎以赴之其知而不相赴救者
罪及所統之官夫賊之往來恃潮水爲期非欲攻城
略地以謀久長特以寇抄爲心而已旣無所得勢必
還退於是乘釁以襲之多方以誤之使其勇無所施
衆無所用掠則靡獲攻則不能進有腹背受敵之憂
退有首尾衝決之患以我之逸待彼之勞則不戰而
屈人兵盜可制而民可息矣若循習故弊徒設防戍
之虛文則所謂揖讓救焚從容拯溺無益於事取侮
於人也至若兩江京師之唇齒陽川貢賦之會同亦

不可不慮也臣之所言於事似難以臣愚料之始難
而後當易也下都堂議竟不行辛禍時拜知密直事
再轉政堂文學賈禩遜位表如 京師我 太祖定
策立恭讓長壽參謀議王賜中興功臣鐵券封忠義
君下教褒獎曰迺者僞主辛禍頑兇狂悖傷敗彝倫
安興師旅潛圖猾夏尚賴祖宗之靈啓迪於上忠義
之臣憤激于下舉義旋師當此之時人情洶懼國論
紛紛卿入覲 天庭敷奏詳明 天子嘉之授以丁
寧之訓卿乃常懷匡復之心以待事機之變乃與侍
中 李 太祖 舊諱 等上奉 天子之命下徇臣民之情推

戴寡躬剷除異姓使九廟之主有所依歸三韓之人
得以求賴肆命有司追贈三代宥及永世立閣圖形
鐫碑紀績錫之奴婢土田又賜銀錠馬匹進贊成事
賜定亂功臣號遷判三司事憲府劾附鄭夢周罷之
復上疏請除名遠流王不得已從之自此以後入
本朝

池湧奇忠州人恭愍朝累除三司右尹辛禍初轉禮
儀判書拜密直副使陞同知司事賜輸誠奮義功臣
號出為全羅道都巡問使倭寇長興府湧奇遣卓思
清與戰于會寧縣擒斬九人遷知密直司事又為全

羅道元帥禍責湧奇不能禦倭杖其都鎮撫尋進密直使罷起爲楊廣全羅慶尚道助戰元帥倭寇潘南縣湧奇與元帥李乙珍進戰却之獲一艘焚之斬九級賊投水死者亦多後以門下評理爲全羅道都元帥尋改本道都巡問使擊倭斬八級以獻又與倭戰于應嶺驛力戰中矢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擢門下贊成事賜中興功臣錄券封忠義君俄判三司事彝初之獄起憲司以湧奇爲金宗衍黨劾流三陟井邑民王仲明子益富湧奇妻族也出入湧奇家自謂忠宣王孽曾孫定陽君瑞知之以告捕之大司憲金

士衡等言池湧奇與於功臣之列誠宜盡忠輔佐反以妻之再從兄弟王益富爲忠宣王曾孫陰養於家不忠莫甚願殿下族益富收湧奇告身及功臣錄券明正其罪於是下司平府鞫之絞益富與弟得富及其族十三人幸僧神照素善湧奇密白王曰援立之功專在湧奇王信之右湧奇甚力只收告身功券郎舍陳義貴等又言池湧奇本系庸人寵遇旣極顧乃懷姦挾詐潛通宗材及逆之謀以忠烈王賤妾之後謂之宗孫將欲倚賴覬覦非分情見事白今只收職牒願斷以大義明正典刑王曰湧奇雖姦詐不忠已

於祖真前盟以宥及永世不忍加誅義貴等復上疏
極論憲司又言湧竒以王氏餘孽潛匿家中愛養尊
奉中興之初稍有不道之言殿下卽位之後又不首
告安知乘時竊發戴以爲君而逞其不軌之謀也王
召鄭夢周趙浚議命杖百遠流籍家產四年許外方
從便尋卒于貶所子有容

論曰中興八功臣鄭夢周成石璘僕長壽以儒宗盛
流效忠王室趙浚鄭道傳亦儒臣也監機識變密議
禪代而沈德符朴葦池湧竒由陰武進不矜名節然
自以麗室舊臣不敢一朝背之依違兩間遂爲尹紹

宗等置獄羅織使德符等一言附會於浚道傳則必
不至此然 太祖遇諸人可謂至矣尹龜澤之告變
也 太祖從容言于德符使盡自處之道歲湧竒終
得不死如金震陽謀害 太祖事跡至明且倡言曰
彝初之獄三尺童子知其誣也則其罪重於歲湧竒
矣左右欲殺之 太祖曰震陽爲夢周指使耳有何
罪乎請杖之則曰旣已寬之何杖之有大哉 聖人
之言也以此知一時諸獄皆出於臺諫之手而太
祖輒寬宥之也 太祖威德旣盛國人歸心久矣而
攻遼之役 太祖泣諫再三禍瑩不聽則回軍之舉

豈出於得已邪宋藝祖自陳橋回軍便正位號而
太祖既黜偽姓求王氏而立之宏規卓越於藝祖矣
噫陳橋推戴之謀出於石守信諸武臣如范質王溥
輩不與也後道傳乃以一時儒臣密預禪代之議不
惟范質王溥之罪人抑亦有愧於歲湧奇者歟

金宗衍 李琳 曹敏修

金宗衍父密直副使精謀誅辛哱事洩為哱所殺宗
衍亡匿及哱誅乃出辛禍時屢為元帥擊倭有勞恭
讓朝王昉趙胖回自京師尹彝李初之獄起國家初
聞胖言欲鞫之疑未決池湧奇與宗衍善密語曰公

之名在彝初書中公其危哉宗衍懼夜逃於大索
境內獲宗衍于鳳州山中繫巡軍臺省刑曹鞫問不
服翼日夜宗衍從廁竄出率其子伯鈞孟鈞仲鈞及
奴數人而逃大索城中三日不獲以防禁不嚴斬當
直令史獄鎮撫李士穎等西京千戶尹龜澤與千戶
楊百之飲酒酒酣語之曰爾得無作宰相意乎百之
曰孰無此心但為之難耳龜澤曰金宗衍與趙裕同
謀欲害 李侍中爾若募精兵與吾同心宰相可得
也沈侍中亦知此謀矣百之佯應龜澤恐謀洩至南
京告我 太祖曰金宗衍逃至西京約與我舉兵謀

害 侍中宗衍已潛入松京與侍中沈德符判三司
池湧奇判慈惠府鄭熙啓評理朴歲密直尹師德府
尹李彬羅州節制李茂全州節制陳乙瑞江陵節制
李沃前密直陳原瑞及李仲和等謀作亂趙裕又謂
子曰沈侍中令其鎮撫曹彥金兆府郭璇魏种張翼
與裕等勒麾下兵將攻 李侍中 太祖以其言告
德符德符與 太祖議下裕獄遣千戶鄭乙邦于松
京囚宗衍妻及妻父宋壺山于巡軍并收其族朴天
祥朴可興鞠之妻泣曰假使我知家公在處何忍言
之況我不知乎拷問可興乃服初宗衍匿于安峽人

家發軍圍之逃入石窟中又圍之宗衍拔劍擊一卒
突圍而走至平壤匿前判事權忠家與忠子進士格
相好至是逮捕格榜掠問宗衍所與同謀者格指湧
奇熙啓歲師德彬等憲府上疏請置湧奇等極刑王
不之信畱中不下臺諫連日伏閣論請乃流湧奇于
三陟歲豐州熙啓安邊師德淮陽彬安峽臺諫又言
湧奇等既已流竄但李茂陳乙瑞陳原瑞李沃辭連
權格罪同湧奇尚不抵罪願并正其罪王以茂乙瑞
沃有功且宗衍未逃前已授外任情狀可疑止流原
瑞于興德絞格流德符及彥等語在德符傳遣巡軍

鎮撫任純禮捕宗衍于西海搜索甚急宗衍所過輒
加拷掠囚繫者數百人傳相告引中外喧聳宗衍飢
窘隱於谷州林莽間見一人曰吾飢將死願救之其
人曰在此我將煮粥來遂告官掩捕以來命僕長壽
趙浚與臺諫鞠之逃匿經宿處一如格言又鞠謀亂
事宗衍飢憊不能言獄官詰曰今日之問君命也何
不言也宗衍有微聲在喉中曰我不忍死且以薄祐
所鍾至此耳實無謀事又問曰權格李天用已告汝
謀何隱也宗衍曰與格天用共謀得成何事我本無
謀此亦可知飢甚不可拷問飲之粥入溫室卽死純

禮在途不與食一晝夜馳三百里困餒以死人皆疑
之劾純禮支解宗衍以徇諸道斬忠格芳春天用鄭
甫朴原實等流可興仲和軾于遠地論龜澤功除判
書雲觀事郎舍數月不署告身式目錄事劾郎舍黨
宗衍而庇陰謀請治其罪都堂又上疏請之乃下常
侍陳義貴鄭習仁司議李滉權湛舍人禹洪富獻納
宋愚孟思誠正言尹珪尹須于巡軍獄鞠之皆流外
以湛倡議并收告身

李琳固城縣人父嶠監察大夫琳恭愍朝累官密直
副使辛禍時陞判司事禍納琳女冊爲謹妃封琳爲

鐵城府院君琳母李氏爲三韓國大夫夫人妻洪氏爲
卞韓國大夫夫人琳好佛嘗欲往四佛山禍以國舅不
可輕出止之華藏寺僧覺然自稱得道雖達官亦惑
之憲司鞠覺然素敬信者皆惜之琳尤痛立門外大
叫辛昌時拜門下侍中命劔履上殿贊謁不名琳乞
解職不聽恭讓卽位金侗邊安烈之獄起辭連琳及
子貴生流遠地遣執義南在等鞠之諫官尹紹宗等
上疏曰今見慶尚觀察使金湊執義南在判事孫興
宗獻納咸傳霖等同鞠李貴生獄辭云去歲十月禹
仁烈先到邊安烈家貴生隨父琳繼至安烈謂琳曰

今李乙珍李庚道郭忠輔等害

侍中

李

太祖然

後仁烈與王安德禹洪壽等往驪興迎辛禍計已定
矣仁烈不言微笑其情固當鞠問貴生之言明白與
臣等前奏金侗之言如出一口仁烈安德洪壽等黨
於安烈欲立辛禍絕我王氏之罪天地所不容祖宗
所不宥而王氏臣子不共戴天之讎也殿下既不私
安烈而誅之仁烈三人尚未就誅反側之禍甚可畏
也請將仁烈安德洪壽明正典刑以慰祖宗在天之
靈以懲萬世亂賊之黨疏上畱中不下臺諫文章上
疏曰伏覩宣諭聖旨高麗國中爲陪臣者忠逆混淆

雖假王氏以異姓為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此則
皇帝聖神明睿所照知外國之事如見肺肝天下之
人稱明見萬里者信矣其懷諸侯繼絕世之義亦至
矣今侍中 李^{太祖}素蘊忠義常腐心於偽朝而不
敢發及辛禍攻遼之舉崔瑩主之侍中 李^{太祖}力
沮不得行至鴨江舉義回軍退禍黜瑩而議立宗親
主將曹敏修以李仁任李琳之親謀於李穡立穡子
昌則 李^{太祖}之忠憤益切矣及見 宣諭之語慨
然有反正之志出萬死計倡大義定大策奉殿下而
復正統宗廟得以血食臣等以為此 天子所謂忠

也仁任欲專政固寵詐以辛晫之子為玄陵宮人所
出而立之以其族弟李琳女妻之其後曹敏修李穡
共立子昌邊安烈李琳李貴生鄭地禹仁烈王安德
禹洪壽元庠等又謀害侍中 李^{太祖}欲絕我王氏
之祀幸賴宗社之靈凶謀不遂向使安烈之計得行
豈惟侍中 李^{太祖}不得免禍王氏宗親亦無遺類
而殿下之大事去矣臣等以為此 天子所謂逆也
安烈雖伏誅餘黨未正鈇鎖故臣等上疏請罪殿下
不唯不允反加褒獎書再上而又不下忠逆混淆大
為中興初政之累也古今人主優柔不斷以致禍亂

者甚多臣等大為殿下惜之臣等所言只為社稷殿下所重未知何事殿下儻宥此輩恐三韓之人以姻婭之私窺殿下也又恐天子謂忠逆混淆亦如前日也伏望殿下斷以公義將李琳貴生鄭地仁烈安德洪壽元庠乙珍庚道等明正其罪則忠逆分辨朝廷清明亂臣賊子知所戒矣不報臺諫復疏曰法者天下古今所公共非一人所得以私也是故願理之君有罪雖至親必罰有功雖仇怨必賞管叔成王之叔父也將危周公而見誅上官安昭帝之親舅也以謀霍光而赤族是皆以公滅私為國不顧家者也假

使周公霍光見疑於成王昭帝則周漢歷年之久亦未可期唐張柬之等五人忠義社稷之臣也中宗賴其推戴入紹正統灼知武三思之罪逆而牽於私意優柔不斷卒使忠義功臣皆不得保其首領尋亦不自免此以私滅公知有家而不知有國者也千載之下惜中宗之不斷恨五王之失計也我玄陵初政之美殿下所親見也及其末年遠忠直近儉邪賞罰失當遂使功臣無一得全卒致十六年異姓之禍今天子剛明果斷信賞必罰能一天下而以一驛丞之故拔盡親王之髮以謝天下天子之尊而不得放

其子者誠以法者非一人之得私也戊辰回軍之後
諸將議立王氏曹敏修以主將沮衆議謀於李穡李
琳而立昌李穡既與敏修李琳共謀立昌又謀迎禍
此二人者世爲王氏之臣而又爲大將大儒宜其首
倡大義以圖興復顧乃沮衆議而立異姓則其爲祖
宗之罪人明甚矣權近賚 天子復立王氏咨中路
私拆預知密旨不付都堂先示李琳則其欺 天子
負王氏黨附異姓陰謀不軌得罪於祖宗亦大矣李
琳李貴生李乙珍鄭地禹仁烈李庚道王安德禹洪
壽元庠等與邊安烈謀害社稷大臣以迎辛禍凡謀

殺大臣者尚且不宥况擁立異姓使我列聖之靈永
不血食者乎倘使逆謀得遂則殿下何以成中興之
業祖宗何以享孝孫之祀然則此逆黨者非列聖子
孫所共戴天非王氏臣子所共立於三韓地上者也
願殿下爲三韓社稷慮爲萬世子孫計斷以大義明
正其罪王召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臺諫所論敏修
權近既已罪之卿等宜諭臺諫更勿論執遂徙琳于
鐵原穡于咸昌地于橫川貴生于固城流仁烈于清
風枚乙珍庚道謂安德洪壽有功庠但聞安烈言皆
原之臺諫復請曰罪莫大於反逆天下萬世所不可

八書卷之三十三
三
赦者也邊安烈潛圖不軌欲殺大臣迎辛禍以逞其
欲臣等上疏請鞫其黨殿下命申孝昌朴爲生鞫李
乙珍云李琳李貴生鄭地李庚道元庠實與其謀又
命臺省巡軍鞫之貴生明言謀逆之狀問李琳則亦
與貴生同而殿下皆宥之或反袞之或止杖之遠竄
者或徙近邑或有削爵而置近境者或有不削爵者
等爲逆黨而罰之不同有如是夫失刑政之公矣將
見紀綱不振讒佞日盛兇逆得志爭臣杜口忠良缺
望而危亂將至中興之大業瓦解矣琳貴生與逆魁
安烈潛圖不軌其狀已著禹仁烈與琳貴生往安烈

第其同謀之狀明矣安烈欲使仁烈王安德禹洪壽
迎辛禍人固多矣而必使三人迎禍則其與謀也必
矣仁烈素無節行阿附仁任安德實緣軍功并至將
相殿下反以此二人爲有功而加爵賞何哉洪壽於
辛禍時參掌機密頗有不廉之誚惟藉家陰驟至卿
相乙珍庚道頑愚無知拔身行伍濫稱軍功竊取爵
祿今皆爲逆魁之腹心首居刺客之列豈可杖之而
已乎權近私拆 天朝之咨先示逆黨罪固不容誅
矣曹敏修秉主將之權沮衆議立異姓李穡爲世儒
宗於復立王氏之議固當悅而從之乃反沮之皆王

氏祖宗之罪人也鄭地元庠與謀之狀乙珍已明言之亦豈可不辨而遽捨之乎願殿下深慮萬世之計明正其罪以副三韓之望命配琳貴生敏修檣仁烈地近乙珍庚道安德洪壽庠等于外諫官再上疏力爭不聽臺諫復文章曰向者邊安烈蓄憤於革私田及至禮部咨文之來欲盡滅王氏以固辛氏乃與李琳禹仁烈王安德禹洪壽李貴生等潛謀不軌以李乙珍李庚道爲刺客欲害忠良以謀亂國家若其計得行則王氏之中興其可望乎今反加逆黨以官職而寵異之是勸萬世大逆不軌之黨也侍中李祖

太祖

舊才兼將相心在社稷隣敵畏其威中原慕其名國之存亡實繫是人若非是人殿下何以成中興之大業太祖列聖三十一代在天之靈何以享殿下之孝祀乎今若不去逆黨漸使得志則臣等恐社稷之忠臣必爲唐室之五王未免逆黨之中傷矣柰何殿下以姻婭之故曲法赦之乎乞明正典刑以戒後來不聽臺諫復上疏曰大逆天地之所不容人倫之所不赦故仲尼作春秋而誅亂討賊必先誅未發之禍心况其已著之大逆乎殿下旣爲太祖之神孫則安烈之黨殿下之世讎也國人明知其罪而殿下宥之則

殿下亦祖宗之罪人也奈何以姻婭之故聽信讒言
宥此逆黨遂使儉邪之輩得志於內忠義之臣解體
於外乎凡謀逆者先植黨與而後敢於為惡未知殿
下以謂安烈無黨與而獨謀乎伏願殿下割恩正法
明置琳等典刑又不允葬初獄起繫琳清州尋以水
灾免憲司又言不可輕赦不聽尋宥琳及貴生郎舍
許應等上疏曰殿下即位之初以李琳姜仁裕王興
申雅等嘗在偽朝憑恃女寵毀法亂紀悉皆流竄尋
蒙恩宥完聚京都無所懲戒請下憲司屏諸遠方王
從之流琳于忠州仁裕豐州興清州雅全州琳病死

貶所子貴生茂生

曹敏修昌寧縣人恭愍時出知順州紅賊入寇敏修
與諸將擊走之錄功為二等累轉典理判書進同知
密直司事賜忠勤輔理功臣號辛禡初為慶尚道都
巡問使倭寇金海恣殺掠焚官廨城門敏修與戰敗
又戰于大丘亦敗安集盧處中死士卒死者甚眾倭
數十艘自金海泝黃山江將寇密城敏修邀擊之斬
數十級禡遣中使賜衣酒及馬倭又寇晉州敏修戰
于清水驛斬十三級以獻遷知門下府事為西北面
都體察使定遼衛都事高家奴聞納哈出與北元屢

遣使交好於我遣卒二百餘來渡鴨江行商覘我敏
修曰聞有 聖旨禁斷私商汝何犯令擾我疆邪其
卒還渡江去轉評理拜守侍中上書乞退禍不聽敏
修與諸宰相建議軍國之需不贍凡賜給田及口分
田寺社田租并公收之以補經費禍不從罷封昌城
府院君尋判門下府事禍攻遼敏修爲左軍都統使
事在禍傳我 太祖於回軍時與敏修議復立王氏
敏修亦以爲然及禍廢 太祖欲擇立王氏後敏修
念李仁任舊恩將援立李琳女謹妃之子昌琳卽仁
任之外弟也恐諸將違已意以韓山君李穡爲時名

儒欲藉其言密問於穡穡亦欲立昌乃曰當立前王
之子 太祖謂敏修曰其如回軍定議何敏修作色
曰元子之立韓山君已定策何可違也遂立昌敏修
請于昌召仁任李崇仁等仁任已死矣昌以敏修爲
楊廣全羅慶尚西海交州道都統使賜忠勤亮節宣
威同德安社功臣號林廉誅敏修恐禍及已所嘗攘
奪民田悉還其主至是稍稍復奪肆其貪婪又沮革
私田之議踵仁任所爲趙浚上疏劾之流于昌寧并
流其鎮撫南成理于公州許珣于鳳州昌使左代言
權近賜敏修酒曰卿雖有罪然功可相掩不宜流竄

但在即位之初諫臣之言不可不聽耳昌以生日宥罪放敏修歸田里恭讓即位諫官吳思忠趙璞等上疏以爲諸將回軍議立王氏之際曹敏修以李仁任姻親欲立昌問計於稽遂定議立之請下攸司論罪王命削職復遣司憲糾正田時鞠之郎舍尹紹宗等上書略曰敏修黨於賊臣李仁任位至冢宰縱其貪暴大敗風俗又以主將沮立王氏之議而立昌欲使我宗廟永不血食權近私拆 聖旨黨附辛氏先示李琳二人逆謀皆天地所不容祖宗所不赦請下攸司明正典刑王以敏修回軍有大功不宜重論止令

遠配近亦杖流憲司上疏請治敏修稽議立辛昌又欲迎還辛禍之罪諫官復上疏請置極刑削稽職與敏修皆徙邊地臺諫再論奏不報又交章上疏王命我 太祖及沈德符曰敏修既已加罪卿等宜諭臺諫更不論執王錄回軍功下教褒獎賜功臣號臺諫上疏以爲曹敏修沮衆議立異姓是乃王氏祖宗之罪人也乞明正其罪不允尋卒于昌寧省憲刑曹言敏修沮王氏而立昌其罪固不容誅幸免刑戮得終天年保全其家無以示後舉國缺望王召鄭夢周裴克廉等同省憲刑曹更議籍敏修家子取貴嘗爲辛

之
眈所愛金與慶譖于王王謁陽陵取貴不扈駕杖殺

論缺

姜淮伯 文益漸 趙云佐 金湊 王康

姜淮伯晉州人父著門下贊成事淮伯辛禍初登第
累遷成均祭酒歷密直提學副使簽書司事賜推忠
協輔功臣號恭讓卽位以淮伯趙浚徐鈞衡李至爲
世子師淮伯以年少無學固辭陞判密直司事兼吏
曹判書上疏曰吉凶非自外至禍福惟人所召安有
憑佛教信術數以冀福利之理乎佛氏之道清淨寡

欲爲第一義若窮竭民力造佛營塔則反得罪於佛
氏而殃禍隨至近日演福之役民有破產失業是乃
傷仁政之大端也天時地利不如人和一治一亂自
然之理安有地氣衰王而國祚隨之盛衰乎開國以
來四百餘年何嘗巡住三京而朝三十六國乎辛禍
信圖讖而移都南京未知何國朝於漢江乎災異之
出實惟上天仁愛人君正當恐懼修省日慎一日檢
身節用時使薄斂則上答天譴下慰民心何必遷都
漢陽盡驅農民以供營繕之役科斂徵發使失耕穫
之時以搖邦本而傷和氣乎宴安奢侈斷喪良心之

斤芥也今殿下於宮中構新亭植花卉以爲宴安之所臣恐侈心自此而生矣且御衣櫛令倉庫買賣供進一疋之絹價或倍蓰謀利之徒坐取重利乞令倉庫奴隸習織綾絹以供內用王納之出爲交州江陵道都觀察黜陟使召還拜政堂文學兼大司憲與同列言人事垂於下天變應於上今星失其躔日有食旣又當農月耕播之時寒冰未解候如隆冬必有召致不可不慮願殿下恐懼修省明其政刑恪謹天戒以答天心仍敕京外不急土木之役一皆停罷以弭怨氣王從之諫官金震陽等承鄭夢周指劾趙浚鄭

道傳等罪淮伯亦率臺官上疏論劾浚等及夢周死震陽等皆杖流淮伯以王壻淮季兄得不坐遂稱疾辭職左常侍金子粹等上疏曰姜淮伯等羅織無辜欺罔宸聰而殿下命一二大臣窮問得情震陽鄭熙等十人皆服厥辜遠竄于外獨淮伯與柳沂苟免在家若不與於其議者罪同罰異願殿下斷以大義削淮伯沂職流遠地以正邦憲王不得已從之流淮伯于晉陽入本朝爲東北面都巡問使卒年四十六子宗德友德進德碩德順德

文益漸晉州江城縣人恭愍朝登第累遷正言奉使

如元因雷附德興君及德興敗乃還得木絲種歸屬其舅鄭天益種之初不曉培養之術止一莖活比三年遂大蕃衍其取子車縑絲車皆天益創之辛昌立以左司議侍學上書論爲學之道時諫官李塉等以私田不可復上書爭之益漸附李穡李琳禹玄寶移病不署名翼日徑赴書筵大司憲趙浚劾曰益漸本以遺逸躬耕晉鄙殿下以賢良徵拜諫大夫置之左右以資清問宜進盡忠言敷陳治道以補聖治而乃日侍經帷依阿苟容以飾忠直之狀承順逢迎而無諫諍之節偃僂束手唯唯諾諾頃者同舍郎吳思忠

李舒各自上疏極言時事益漸持祿患失遂無一語及同舍聯名極論田制益漸依阿權勢稱疾不仕不與其議規避衆謗自爲得計上累殿下知人之明下負士林期待之意是宜削其爵位放歸田野以爲有言責者之戒乃罷之子中庸中誠中實中晉中啓

趙云佺漢陽府豐壤縣人恭愍六年登第調安東書記累轉閤門舍人十年授刑部員外郎紅賊之亂從王南幸錄功爲二等明年遷國子直講歷全羅西海楊廣三道按廉使其在全羅評理廉之范妾兄與其黨盜太山人金彥龍馬云佺按驗具服徵布殺爲首

者後金允瑄代云允聽之范反徵彥龍布五百疋還
之令吏將獄辭押彥龍及盜詣法司辨之盜中路竊
獄辭亡匿之范家彥龍跡而得之告憲司憲司劾之
范庇盜之范逃杖允瑄除官二十三年以典法摠郎
辭職居尚州露陰山下自號石碕棲霞翁佯狂自晦
出入必騎牛著騎牛圖贊石碕歌以見意與慈恩僧
宗林爲方外交超然有世外之想辛禡三年起授左
諫議大夫與同列上疏曰自古人君未有不由學而
能治天下國家者也爲學之要無他讀書窮理誠意
正心而已是以先考聖王置講官侍學使之講明道

學蒙以養正其慮濇矣近來書筵講學或作或輟臣
竊爲殿下惜也願奉先考之遺訓復設書筵俾正直
之士日近左右萬幾之暇講習經史樂聞善道涵養
德性以臻至理再轉判典校寺事六年乞退居廣州
古垣江村重營板橋沙平兩院自稱院主敝衣草履
與役徒同其勞過者不知爲達官也十四年復起爲
典理判書遷密直提學時議按廉秩卑不能舉職選
兩府有威望者爲都觀察黜陟使授教書鈇鉞以遣
云允爲西海道都觀察使將行上書曰臣聞芳餌之
下必有巨魚重賞之下必有良將又曰行虛惠而受

實福斯言至矣凡爲國者當家給人足內外無患之時猶且思危况我本朝水近倭島陸連胡地不可不虞國界自西海至楊廣全羅至慶尚海道幾二千餘里有水中可居之洲曰大青小青喬桐江華珍島絕影南海巨濟等大島二十小島不可勝數皆有沃壤魚鹽之利今廢而不資爲可嘆已宜使五軍將帥八道軍官各統虎符金牌其千戶百戶授以牌面仍以大小海島爲其食邑傳諸子孫則不惟富貴一身子孫衣食有餘矣誰不各自爲戰乎人各自爲戰則戰艦自備兵糧自贖而爲游兵因出其不意擊之則賊

不敢窺覲民得以富庶烟火相望民獲魚鹽之利國無漕轉之虞祖宗土地復全於今日矣願與大臣咨議施行禍下其書都堂云伉觀察州郡頓綱振紀抑強扶弱有犯法者毫髮不貸部內大治辛昌元年召拜簽書密直司事俄陞同知恭讓二年出爲雞林府尹入 本朝授江陵府使尋以病辭歸于廣州別墅拜檢校政堂文學檢校例受祿云伉辭不受爲人立志奇古跌宕瑰偉徑情直行不肯隨時俯仰將終自述墓誌曰趙云伉本豐壤人高麗太祖臣平章事趙孟三十代孫恭愍代興安君李仁復門下登科歷仕

中外佩印五州觀風四道雖大無聲績亦無塵陋年
七十三病終廣州古垣城無後以日月為珠璣以清
風明月為奠而葬于古楊州栽差山南摩訶邪孔子
杏壇上釋迦雙樹下古今聖賢豈有獨存者咄咄人
生事畢

金湊樂安郡人登第恭愍朝遷成均直講諫官鄭樞
等上書論辛旽王怒下獄鞫之辭連湊杖流于鄉尋
宥許從便拜秘書監丞辛禡時除司憲執義累轉知
申事遷密直提學恭讓初進門下評理兼大司憲與
同僚上書曰孟子曰天時不如地利三里之城七里

之郭環而攻之必有得天時者矣然而不勝者是天
時不如地利也夫彼衆我寡戰於平原曠野則勝敗
存亡在於呼吸若堅壁固守則雖四面圍之曠日持
久而不能下庚寅以來倭奴肆虐侵陵都邑剽掠人
民郡縣無城堡難以固守望風奔潰使賊如入無人
之境以致四十年生民之患自修築城堡之後倭寇
不能侵掠生民免於俘獲此目前之明效也夫人之
一身腹心為重而肢體次之以一國言之則都城腹
心也郡縣肢體也肢體雖完而腹心苟虛則受病無
日矣今郡縣雖有城郭而都城頽圯非所以為社稷

長遠之計也乞於農隙集諸道丁夫夏廣內城舊基
修築之玉納之復上疏曰頃陳修城之策卽賜俞允
然只乃羅城舊基狹隘太甚徒勞無益萬有一朝不
虞之變則王畿之民不知所止流移四散必矣願命
攸司因舊基廣之今者諸郡民間殿下修城之令受
國廩至京都者亦多竊聞有還放之議是則不信於
民也乞督攸司及期修築且停中外土木之役以全
其事王以役巨命待後年又言世子朝見之時侍御
僕從當用正人司僕副正邊伐介在僞朝多行不義
再被竄逐中興之後全軀足矣又求爲內乘官從世

子入朝請奪告身明正其罪命削內乘職

王康宗室疏屬恭愍二十年應舉中會試康於儕輩
年最少王召見謂曰判官曹崇禮進士閔安仁老成
儒者尚末中第况此少者乎必假手也使寫會試策
題不克王怒停殿試命自今年末十五歲者毋得赴
試踰數月覆試賜同進士第補成均直學累遷江寧
府丞辛禍立授典理摠郎遷成均祭酒尋爲西北面
安撫使安集郡縣流離人物恭讓朝拜判典農寺事
出爲楊廣全羅慶尚道水軍體察使兼防禦鹽鐵使
尋轉禮曹判書陞密直副使兼楊廣全羅慶尚道水

言身卷之三十三
三十三
軍都體察使鹽鐵漕轉營田繕城事教曰國家中遭
否運僞主昏淫權臣貪暴紀綱大壞加以倭寇陸梁
州郡凋瘵漕轉不通倉庾虛竭撥亂之後思得才能
以革舊弊堂臣薦卿以任海道不數年間果有成效
簡鍊戎兵而島夷遠遁轉輸糧餉而國用不竭予嘉
乃功今委以三道都體察使以摠水陸之事其軍吏
有功者具名以聞予將擢用奉翊以上申請科罪三
品以下聽卿專斷康屢運三道軍須稅貢都堂必設
宴勞之康以利國爲己任務盡魚鹽之利錢貨之入
鉅萬計國家賴之康侵牟海道民多怨咨時謂康爲

聚斂之臣康獻議曰楊廣道秦安瑞州之境有炭浦
從南流至興仁橋百八十餘里倉浦自北流至尊堤
城下七十里二浦間古有浚渠處浚鑿者十餘里其
未鑿者不過七里若畢鑿使海水流通則每歲漕運
不涉安興梁四百餘里之險請始役於七月終於八
月於是發丁夫浚之石在水底海潮往來隨鑿隨塞
未易施功事竟無成康嘗舉前牧使呂稱爲副使將
代已任人以劉晏之徒目之

論曰姜淮伯上書諫遷都漢陽又因災變乞停土木
之役恭讓皆納之既又論劾浚道傳黨附之事非有

忘身徇國之志者其能然乎文益漸附李穡禹玄寶
不署私田書為浚劾罷可謂士流也惜乎曾已失節
於德興何足取哉趙云侂為人僻古行事甚奇偉入
本朝自東都移拜江陵而不辭及還朝辭政堂之
祿其志微矣世傳云侂當廢興之際託旨不仕者累
年史稱佯狂自晦超然有世外之想者信不虛也金
湊既參於論穡又斥論道傳諸人則出處首末今不
得以詳也王康以利國為己任尚論之士不取焉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五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六
名臣十五

趙浚 鄭道傳

趙浚字明仲侍中仁規之曾孫自幼倜儻有大志恭
愍王在壽德宮望見浚挾書過宮前召見奇之問其
家世命屬寶馬陪指諭母吳氏嘗見新及第行喝嘆
曰吾子雖多未有登第者何用浚聞之跪泣指天誓
自是力學遂登第辛禍初以通禮門副使出按江原
道威惠並行累遷典法判書時倭奴充斥慶尚道陷
為賊藪州郡騷然民皆奔竄山谷將帥玩寇不戰賊

勢日盛都統使崔瑩舉浚爲體覆使浚至召都巡問
使李居仁數其逗遛之罪斬兵馬使俞益桓居仁及
諸將股慄曰寧死敵莫犯趙公威威力戰告捷一道
賴安浚又上書都堂旌表孝子烈女之死賊者擢密
直提學禍召浚曰楊廣慶尚道倭賊大熾元帥都巡
問使懦怯不戰卿其往察軍機浚曰臣母年踰八十
罹沈疴乞遣他人禍曰卿正直無私且有威望無以
易卿浚曰殿下若命臣全制兩道其將帥逗遛敗績
者聽臣區處則謹奉命不然元帥都巡問使位在臣
上豈畏臣就死地乎諸帥族黨忌之白禍止之禍淫

荒無度權姦忌浚亢直浚杜門不出以經史自娛者
四年瑩誅林廉浚方居母憂起爲簽書密直司事浚
辭不起浚嘗憤王氏絕嗣與尹紹宗許錦趙仁沃柳
爰廷鄭地白君寧結爲友密誓有興復之志我 太
祖見浚器宇不凡與論事大悅待之如舊識及回軍
舉爲知密直司事兼大司憲事無大小悉咨之浚亦
以經濟爲己任知無不言先是田制大壞我 太祖
與浚鄭道傳議革私田浚與同列上疏辛昌極論之
語在食貨志舊家世族交相誦毀執之愈固都堂議
利害侍中李穡以爲不可輕改舊法李琳禹玄寶邊

安烈及權近柳伯濡附稽議道傳紹宗附浚議鄭夢
周依違兩間又令百官議議者五十三人欲革者十
八九其不欲者皆巨室子弟也 太祖卒用浚議革
之未幾世臣巨室動浮言欲復之浚又上疏論之諫
官吳思忠李舒李遵等亦以爲不可復上書固爭從
之浚又率同列條陳時務曰洪惟我太祖開國之初
設官分職置宰相以統六部置監寺倉庫以承六部
甚盛制也法久而弊爲典理者不知選舉而流品濫
爲軍簿者不典兵額而武備弛至於戶口之盈縮錢
穀之多寡獄訟之無章盜賊之不理爲版圖典法者

漫不知爲何事禮儀之禮典工之工果能各舉其職
乎蓋六部百官之本而政事之所出也本亂而未治
者未之有也於是百僚庶司渙散無統不務庶績名
存而實亡雖君相憂勤而政事之修舉其亦難矣臣
等願以六典之事歸之六部以各司分屬乎六部宰
臣自侍中已下以次判司事密直又以次兼判書提
綱於上以奉翊爲六部判書領諸郎及所屬使司各
以其職聽命於下大事則六部郎小事則六色掌以
時奉承行移如是則簡以制繁卑以聽尊上下相維
大小相統如網舉而目張領挈而裘順君相優游於

上而百職奔走於下教令易行行政事易舉也人主之職論相而已宰相之職進君子退小人以正百官而已相得其人則天下理矣况一國之政乎本朝之制中書則曰今日侍中曰平章曰參政曰政堂五者法天之五星也樞密之七則法天之北斗也宰臣樞密之合坐始於事元之初至于近代坐都堂與國政者至六七十人官職之濫古未有也願自今非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正己以正百官者非清白忠直疾惡好賢國耳忘家者非戰勝攻取勇冠三軍威加殊俗者不許兩府漢之光武以天下之廣四海之富減損吏

員十置其一以致中興之理凡不急之官雜冗之吏一皆汰去以復祖宗代天設官之成憲以示盛朝維新之化六寺七監本無判事近來又階通憲奉翊不親視事曠官廢職坐費天祿願自今陞通憲奉翊之階者如有材幹者降其階使親其職新授者不許階奉翊通憲春秋書天王使仍叔之子來聘夫子蓋傷夫周家以父兄之故官其幼弱之子弟尸天祿而曠天工也我文廟三十有八年之理蔚有太平之盛者以其所用皆老成之人也願自今公卿士大夫幼弱子弟不許拜東班九品以上官其有冒受者罪其父

兄糾正職察百官為人主之耳目凡祭祀朝會以至
錢穀出納悉皆監檢秩卑而責重願自今令臺諫薦
舉以授其職陞其秩於正言之次以振紀綱守令近
民之職不可不重非歷試中外有聲績者不許除授
其田獵宴飲之事一皆痛禁監務縣令職又近民近
世仕出多門人恥爲之乃用府史胥吏以毒于民願
自今以臺諫六曹所舉有才幹者遣之陞階參官以
重其任司僕掌乘輿之馬政周之伯冏之任也親近
左右其選最重近代別立內乘內豎之徒專擅其職
日者縱暴尤甚其收芻藁也劫奪萬端輸轉入城也

農牛瘡仆殘破畿縣毒流諸郡一州穀草價布幾至
九百死爲驅史至千百人不付公籍私置農庄而役
使之若奴隸然害民病國莫此爲甚願自今以尚乘
屬之司僕寺不許內豎除授畿內芻藁計馬定數分
月而供每一番置獸醫五人驅史三十人餘皆罷之
屬之府兵凡都監有事則置無事則罷例也造成都
監初因宮闕而置後以繕工之職歸之使管一國材
鐵煩驛騎竭民財一木斃十牛一爐廢十農東麻把
葛至費十布取之於民也剝膚搥髓用之於私也如
泥如沙願罷都監屬繕工寺並罷防禦火桶都監慎

棟廉正者官之以壺甓宮闕之材瓦被罪籍沒之居室兩江之材諸窰之瓦供諸營造凡斫木陶瓦之役且停三年以休民力都城根本之地風化之所先其民衛王室而已近來教養無法姦詐相習力役煩重日就凋弊願罷都摠都監將五部屬之開城府每一里擇耆老有學者爲社長依黨序之法教養子弟其賤人及工商子弟各事所業毋使羣戲街巷以長淳薄之風違者罪社長及父兄其都官官司倉庫奴婢及近日誅流人祖業新得奴婢令辨正都監皆計口成籍毋使遺漏每有土木營繕之役賓客佛神之供

皆以役之其坊里雜役一皆除養以安其生以衛王室刑無定法內外官司出入由已今典校一官皆文學之臣無他所掌願委刑定刑書以惠萬世又中外官司相接之節文書相通之格亦使刑定頒行古者風淳俗厚詐僞不生百官謝牒堂後官署之世道日降姦詐日滋近來上將軍已下令軍簿司印之奉翊已下典理司印之防詐冒也今都評議使移文中外官司者皆出納錢穀殺生威福發號施令等事所係至重而使一錄事署名非通變防姦之道也願依印朝謝之例凡都堂文牒必令印之古者民年十六爲

丁始服國役六十爲老而免役州郡每歲計口籍民
貢于按廉按廉貢于戶部朝廷之徵兵調役如指諸
掌近來此法一毀守令不知其州之戶口按廉不知
一道之戶口當徵兵調役之際而鄉吏欺蔽招納賄
賂富壯免而貧弱行貧弱之戶不堪其苦而逃則富
壯之戶代受其苦亦貧弱而逃矣其任徵發者憤鄉
吏之欺蔽痛加酷刑割耳劓鼻無所不至鄉吏亦不
堪其苦而逃矣鄉吏百姓流亡四散州郡空虛者戶
口不籍之流禍也願今當量田審其所耕之田以田
多寡籍其戶爲上中下又戶分良賤守令貢于按廉

按廉貢于版圖朝廷凡徵兵調役有所憑依及時發
遣而守令按廉如有違者輒繩以理諸道魚鹽畜牧
之蕃國家之不可無者也我神聖之初先治水軍親
駕樓船下錦城而有之諸島之利皆屬國家資其財
力遂一三韓自鴨綠以南大抵皆山肥膏之田在於
濱海沃野數千里陷于倭奴兼葭際天國家旣失魚
鹽畜牧之利又失沃野良田之入願用漢代募民實
塞下防匈奴故事許於凶邑荒地開墾者限二十年
不稅其田不役其民專屬水軍萬戶府修立城堡屯
聚老弱遠斥候謹烽火居無事則耕耘魚鹽鑄冶而

食以時造船寇至清野入堡而水軍擊之自合浦以
至義州皆如此則不出數年流亡盡還鄉邑而邊境
州郡既實諸島漸次而充戰艦多而水軍習海寇遁
而邊郡寧漕轉易而倉廩實矣水軍萬戶諸道元帥
能置屯田修戰艦結人心施號令滅賊安邊者賜之
島田世食其入傳之子孫其失一城堡亡一州郡者
處以軍法毋得輕宥以示勸懲昌下其書都堂又上
書陳時務曰古之爲國者必先立紀綱國之有紀綱
猶身之有血脈也身無血脈氣有所不通國無紀綱
令有所不行法令不行國非其國矣殿下卽位大開

言路相臣憲臣各陳時務然舊弊甫革新法不行怨
讟方興紀綱紊亂病自血脈達于膏肓雖有扁鵲卒
難治也願自今判付法制刊板施行堅如金石信如
四時敢有犯法觸禁者一委憲司治之謹按寢園署
禮文凡與祭者不飲酒不茹葷凡四日是謂散齋或
在於本司或在於尚書省齋明端坐致其誠敬凡三
日是謂致齋今則不然諸執事者自散齋至于致齋
之日各於其家或與婦女狎處且不習禮文故其裸
獻登陟贊謁奠徹皆不合度甚不敬也其於殿下報
本追遠之意爲如何哉願自今凡與祭者散齋四日

在於其家則令糾正監之正順已下令錄事察之致
齋三日則集於公所以習禮文以致誠敬違者以不
敬論士大夫之仕宦于朝者既已委質從仕克勤乃
職固其分也今則不然顯官任職者託以覲親上冢
冒干口傳便歸鄉曲淹延歲月曠官廢職非事君致
身之義願自今父母奔喪外不許出關外其事有不
獲已者必辭職然後乃行違者痛理州縣之吏在京
都典掌其鄉之事曰其人法久弊生分隸各處役之
如奴隸不堪其苦至有適亾者主司督京邸主人日
徵贖布人一疋稱貸於人而不能償之直趨州縣倍

數督徵縱暴侵掠州郡凋弊亦或由此頃者繕工寺
日徵其人贖布以供無名之費至不仁也既不能當
其任以供其州之事又不能用其人力以供國役
徒剝民膏而用如泥沙斷喪邦本殊失殿下憂民之
心也願自今一切罷去使還鄉里其各殿之役以近
日革罷倉庫奴婢代之各司之役使者亦以辨正都
監所屬奴婢充之司設幕士注選之屬亦皆革罷以
安民生尋知門下府事仍兼大司憲賜推忠勵節佐
命功臣號從我 太祖定策立恭讓與同列上疏曰
賞罰國之大柄也有功而不賞則人無以勸有罪而

不罰則人無以懲守文之主猶然况殿下中興之初
政乎我國家自太祖統三以來聖子神孫繼繼相承
至于玄陵不幸絕嗣祖宗艱大之業歸于辛氏國統
中絕王氏之廟不得血食者十有六年民怨於下神
怒於上守侍中 李奮 譚 出萬死之計奮其忠義與
一二十大臣定大策戴殿下入承大統克紹前烈三綱
九疇既斁而復敘天命人心既去而復留雖平勃之
安劉氏張狄之復唐室豈能加於此乎誠宜特加殊
禮賜劔履上殿贊拜不名錫之茅土宥及十世立閣
圖形以報大功則後之為善者知所勸矣魯國大長

公主玄陵之配也而以偽后韓氏為配以忝宗廟宜
亟撤之且韓氏之懿陵禍昌之胎藏亦宜掘破以雪
神人之憤其妃曰謹曰懿曰淑曰憲曰安曰寧曰靖
曰賢曰善諸妃及諸翁主無論貴賤以一時之寵愛
皆封爵賜印內帑珍寶錫與無算願令攸司收印章
徵其珍寶以還內府其有係公私之賤者各還本役
諸妃翁主之父母兄弟濫入樞省或至府院君封國
大夫人翁主宅主者亦當收其爵牒其中憑勢逞惡
者流竄遠方則後之為惡者知所懲矣苟賞罰不明
則紀綱不立而無以興善理矣王皆允之又上疏曰

東方自朝鮮之季離為七十合為三韓干戈爛熳而相尋生民之肝腦塗地者歷兩漢三國六朝隋唐迄于五代而未息我太祖受命起而拯之躬擐甲冑櫛風沐雨南征北旆始成一統垂五百年于茲矣間者偽辛盜國宗廟絕祀殿下新紹三十一代中絕之統三韓億兆之民懽欣拭目以望殿下中興之理殿下身皇天上帝之所眷命太祖列聖之所付託山川鬼神之所依歸百萬生靈之所寄命崇高之極有甚於萬仞負荷之艱有萬於泰山願殿下上畏皇天之監臨下畏億兆之瞻仰賞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福

善之心罰一人則恐不合於上帝禍淫之鑒眾悅而後賞眾棄而後刑弊袴必藏一笑必惜勤咨訪以廣其聰明好學問以崇其德業接羣下以禮奉母后以孝去邪勿疑令出必行處九重則念吾民不庇於風雨御八珍則念吾民不足於糟糠崇儉戒奢節用愛民樂直言而惡面從親君子而遠小人夫極言不諱面折廷爭無小回互知有社稷不知有其家者君子也殿下親之信之則堯舜之理可坐而致太祖之業可繼而興矣姻婭必欲進恩怨必欲報行諂佞以圖富貴知有其家而不知有社稷者小人也殿下悅而

庸之則桀紂之亾可立而待太祖之烈不旋踵而敗矣二帝三王莫不由學精一執中堯舜之學建中建極湯武之學也願殿下擇鴻儒之通經史正心術者更日入直討論經史商確治道以成緝熙光明之學且令史官更迭侍側左言右史無不悉書以詔萬世又為世子開書筵以當世大儒為師傳經明行修之士為僚佐朝夕與居講明經籍以明端本澄源之學宦官自國初至慶陵朝不得參官近來以宮中傳命之任得與論道經邦之列非所以尊朝廷也願自今宦官除授導慶陵之制不許拜朝官學校風化之源

國家理亂政治得失莫不由斯近因兵興學校廢弛鞠為茂草鄉愿之託儒名避軍役者至五六月間集童子讀唐宋人絕句至五十日乃罷謂之夏課為守令者視之汎然曾不介意如此欲得經明行修之士以輔國家之盛理其可得乎願自今以勤敏博學者為教授官分遣五道各一人周行郡縣其馬匹供億並委鄉校主之又以州郡閒居業儒者為本官教導而令子弟常讀四書五經不許讀詞章而教授官巡視一道嚴立課程身自論難考其通否登名書籍誘掖獎勵以成實材其人材衆多有成效者擢以不次

無成效者論罰東方家廟之法久而廢弛今也國都
至于郡縣凡有家者必立神祠謂之衛護是家廟之
遺法也願自今一用朱子家禮大夫已上祭三世六
品已上祭二世七品已下至於庶人止祭其父母擇
淨室一間各爲一龕以藏其神主傳曰忠信重祿所
以勸士也是以古者上自公卿下至胥徒莫不重祿
凡仕於朝者未嘗涉意於營私專心乎公務自豪強
兼并以來租稅日減祿秩歲縮先王制祿之數徒爲
文具空令有司參酌古制豐其祿秩則士有恆心而
廉恥可興矣京畿八縣徭役甚煩然非正官之所統

觀察之所理又無守令之宣化故科斂不均賦役無
藝民不聊生無所控告願自今依各道例縣置五品
官使開城府考績以明黜陟兵者民之司命國之大
政所以衛王室而消禍亂也本朝五軍四十二都府
蓋漢之南北軍唐之府衛兵也遼金氏接壤兩界立
晉帝而子之虎視天下求好於我而我太祖絕之虜
遼宋三帝威振四海而莫敢窺式至于今者以祖
宗之軍政得其律令也近世兵制大毀用兵三十餘
年軍政無統以無術之將戰不教之民望風奔潰千
里暴骨最爾倭奴爲國之病可不爲痛心哉願自今

閒散四品以上屬之三軍軍置將佐五品以下屬之
府衛而統于軍簿使上下相維體統相聯軍政出于
一衆心統于一然後申明軍令訓練士卒則百萬之
衆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何守不固何攻不取哉近
世姦臣亂政材非將帥者布列重房百戰勤勞者方
除添設賞罰無章軍士解體所至無功願自今其有
摧堅陷敵之功斬將奪旗之勇百戰勤勞之效者大
則上護軍次則護軍中郎將以至別將散員皆受真
差以獎破賊之功則人皆親其上死其長矣且近日
舉義撥亂之時從事于軍者亦加官賞以勸後人近

來驛戶周廢凡鋪馬傳遞知路指路之役州郡代受
其苦以至流亡欲使州郡復業當先恤驛戶國家雖
置程驛別監安集諸驛而一人不能獨理每驛置私
屬以爲耳目然非都堂所遣人人得以侵侮不能安
集願自今每驛置五六品丞一人其薦舉如守令例
且給半印常平義倉之法救荒之長策耿壽昌義倉
之奏長孫平社倉之議其法蓋出於周書委人之職
有國家者所當先務也去歲盛夏興師加以倭寇耕
種愆期今年又被水災東南州郡蕭然赤立救荒之
策不可不慮也國家旣革私田所至皆有蓄積願自

今郡縣皆置常平倉其豐凶斂散之法一依近日都
評議使所奏竊聞楊廣道已置常平倉宜令諸道依
此施行守令有不如法者罰之食爲民天穀由牛出
是以本國有禁殺都監所以重農事厚民生也韃靼
禾尺以屠牛代耕食西北面尤甚州郡各站皆宰牛
饋客而莫之禁宜令禁殺都監及州郡守令申行禁
令其有捕獲告官者以本人家產充賞犯者以殺人
論士卒與倭奴戰而所得馬匹器仗與凡民殺賊所
得之物所在軍民官傳牒境內鞫如盜賊悉輸京都
以希重賞罔上毒民莫甚於此故士卒解體賊勢益

張甚非計也願自今諸道將帥破賊者獻馘而已軍
民所得倭物勿使推鞠著爲令典則人樂其利而勇
於戰矣犯者內而憲司外而觀察使以不廉論宰相
人君之貳也所與共天位代天工者不幸有罪廢之
可也退之可也賜之死亦可也乃令下吏縲絏枷鎖
梟首露體棄而不葬甚矣漢文帝時賈誼上疏謂刑
不上大夫帝深納之自是大臣有罪皆賜死無加戮
辱以禮遇下以成漢家四百年之禮俗願自今兩府
大臣雖有死罪其大逆不道外法文帝故事無加顯
戮以成重大臣之盛典書曰罰不及嗣傳曰罪人不

孥故舜殛鯀而相禹武王誅紂而封武庚卽天地生
物之心也至於近世殺人如飲食滅人之族猶恐其
有後不仁甚矣願自今凡有罪者法三代聖王之制
妻子無隨坐以示盛朝不忍之政庶獄庶慎文王罔
敢知于茲此成周之致理陳平不知錢穀之數君子
謂知宰相體以其不侵官也本朝之制都堂摠百揆
頒號令憲司察百官糾風俗典法都官辨曲直決獄
訟其職也近者僥倖貪利之徒冒弄都堂訟牒雲委
行移之間因循苟且不勝其煩非設官分職之本意
也願自今令訟者各訟攸司其直達大內都堂者一

切禁之以尊大內以嚴都堂凡公私滋息一本一利
耳比來貨殖之徒惟利是視一本之利或至十倍貨
假之徒鬻妻賣子終不能償故國家已有禁令今供
辦都監寶米滋息無窮至使貸者喪家失業非國家
恤民之意也願自今一本一利毋得剽取凡京外大
小官吏除目旣下累日不卽上官赴任以致公務稽
遲其文書錢穀皆爲姦吏所容匿此則弊之大者而
又非臣子誠心事君之道也願自今除臺省政曹官
外其京官大小員吏自下批之後京官限三日外官
限十日進闕謝恩卽行上官赴任稱權知行事新舊

相對將文書錢穀明立契券手相交付以憑考課謝
後卽真有不如下法者京中憲司外方觀察使痛繩以
法比年以來紀綱陵夷州縣之吏或稱軍功冒受官
職或憑雜科謀避本役或託權勢濫陞官秩者不可
勝紀州郡一空八道凋弊願自今雖三丁一子三四
代免鄉而無的實文契者軍功免鄉而無特立奇功
受功牌者雜科非成均典校典法典醫出身者自添
設奉翊真差三品以下勒令從本以實州郡自今以
後州郡吏不許明經雜科出身免役以爲恆式王在
潛邸廣植田園嘗惡革私田至是欲復之浚又上書

爭之浚在憲司前後論列累數萬言皆砭切時病弊
故一革革私田而復三韓建議遣使黜陟將帥守令
而民安寇戢令百官陳得失臺吏禁奔競省冗官興
學校置家廟禁火葬厚官祿給圭田兩府非登三科
者不除百司皆屬六曹大夫無加刑工商收告身陞
御史階置館驛丞宦者不與朝官非有功不封君弱
子弟不授官諸道省元帥八縣置守令覆試定律籍
丁口置常平軍吏受真職水軍食島田私膳私書雜
使別遣俱有常刑罪不及孥訟毋直達監務皆遣參
官守令專理本郡凡三十五條皆浚所建也尋陞贊

成事判禮曹事夢周嘗密白王曰定策之日浚不欲立殿下及浚為大司憲論禹玄寶禹氏之黨皆疾之王右禹氏由是惡浚時奉使一朝廷者多不見禮故遣浚賀聖節王聞其還曰予又見浚面尋判尚瑞蓋疎之也加賜忠勤勵節佐命定祚功臣號移三司左使為金震陽所劾繫水原獄召還復為贊成事尋判三司事自此以後入本朝

鄭道傳字宗之檢校密直提學云敬之子恭愍朝登第調忠州司錄累轉通禮門祇候丁憂廬墓終制召授太常博士王親享宗廟命道傳按圖製樂吳履禮

儀正郎藝文應教以文學見稱王甚愛之辛禍初北元使來李仁任池淵欲迎之道傳與金九容李崇仁權近上書都堂以為不可迎仁任慶復興却其書不受令道傳迎元使道傳詣復興第曰我當斬使首以來不爾縛送于明復興怒曰如此則與叛臣金義何異道傳備陳利害辭頗不遜又白太后以為不可迎復興益怒與仁任不視事乃流道傳會津縣臺省侍從官送至東郊廉輿邦遣裴尚度曰吾已言於侍中怒稍解姑徐待之道傳方飲酒奮然曰道傳之言侍中之怒各執所見皆為國也今王有命豈以公言

止乎遂上馬去宰相聞之以爲猶不悛欲遣人杖之
會有釋器之亂乃止尋者任便居住結廬三角山下
講書學者多從之常以訓後生闢異端爲已任起除
典儀副令陞成均祭酒乞郡出守南陽府我太祖
薦之召拜成均大司成屢獻計辛昌立充書筵侍讀
未幾擢密直副使從我太祖定策立恭讓封忠義
君賜推忠論道佐命功臣號拜三司右使王御經筵
謂道傳曰今欲罷僞朝添設職其術何由對曰古之
用人之法有四曰文學曰武科曰吏科曰門蔭以此
四科舉之當則用之否則舍之其誰有怨又問秩高

者處之何如對曰昔宋時爲散官設大丹館福源宮
或授提調或授提舉今亦效此別置宮城宿衛府而
位密直奉翊者爲提調宮城宿衛事三四品提舉宮
城宿衛事然則政得其宜體統嚴矣又問居外者處
之何如對曰在京城者處之如此則在外者爭來赴
衛王室矣然後以秩高下或爲提調或爲提舉主從
之置宮城宿衛府道傳又言唐用人之法條目有五
一曰教養成其才德二曰選舉取其秀出三曰銓注
當其職任四曰考課覈其功過五曰黜陟示其懲勸
條目中又各有條目博學經史通曉律令諳習射御

三者教養之條目也文學才幹武藝門蔭四者選舉
之條目也有德望識量者為相有智略威勇者為將
敢言不諱者為臺諫明察平恕者為刑官通習筭數
者主錢穀巧思精敏者主工匠此六者銓注之條目
也公耳忘私勤其職任為功瘠公肥私曠官廢職為
過此二者考課之條目也進職秩加俸祿為陟削官
職竄貶為黜此二者黜陟之條目也本朝用人之法
大毀欲教養則師道不明欲選舉則以私蔽公欲銓
注則賢愚雜進欲考課則請謁煩盛欲黜陟則賄賂
公行五者皆廢何從得人乎近分遣五道黜陟使是

不揣其本而齊其末也王浚然之令經筵檢討官韓
尚敬書其言以進金星貫月王謂道傳曰將有何灾
道傳曰咎在上國不關我朝時議非之憲府劾檢討
官申元弼矯世子旨王為罷其職既而怒言者欲罪
之道傳曰元弼乃殿下潛邸舊臣若宥其罪言者必
謂殿下喜怒出於私非初政美事也王怒稍解拜政
堂文學同判都評議使司事兼成均大司成王命撰
積慶園中興碑賜衣一襲廄馬一匹省五軍為三軍
都摠制府以道傳為右軍摠制使王下教求言道傳
上疏曰臣伏讀教書上以謹天文之變下以求臣庶

之言而以八事自責臣讀之再三不勝感歎殿下以天之譴告引而歸之於已開廣言路冀聞過失雖古之哲王未之或過也臣待罪宰相無所匡輔以貽君父之憂至煩教諭之丁寧臣實赧焉嘗謂君爲元首臣爲股肱比之人身實一體也故君倡則臣和臣言則君聽或曰可或曰不可期於致治而已然則天之譴告由臣所致也古者有災異三公策免爲大臣者亦避位而禳之請免臣職以弭災異然念古之大臣當請退之時必有陳戒之辭况今獲奉教書安敢不效一得仰備採擇之萬一伏讀教書曰涼德未修而

不孚於帝心歟政令有闕而未協於輿望歟臣愚以謂德者得也得於心也政者正也正其身也然所謂德者有得於稟賦之初者有得於修爲之後者殿下大度寬洪天性慈仁得於稟賦之初者然也殿下平日未嘗讀書以考聖賢之成法未嘗處事以知當世之通務安敢保德之必修而政之無闕歟漢成帝臨朝淵默有君人之度無補漢室之亾梁武帝臨死刑涕泣不食有慈仁之聞不救江南之亂徒有天質之美而無德政之修故也伏望殿下毋以稟賦之善自恃而以修爲之未至者爲戒則德修而政舉矣伏讀

教書曰任用之人或徇於私歟賞罰之道有戾於正歟臣愚以為任用之人出於公私在殿下自知之耳臣何足知之然除目既下外人目而議之曰某也故舊也某也外戚也外議如此臣恐徇於私者雜之也賞者勸有功也刑者懲有罪也賞曰天命刑曰天討言天以賞刑之柄付之人君為人君者代天而行之耳賞刑雖曰出於人君固非人君所得私而出入之也殿下即位以來蒙賞受刑之人有事同而施異者金侂之言一也有置子極刑者有加擢用者金宗衍在獄致逃一也其監守官吏一誅一用其在逃謀亂

一也同謀容隱之人或生或死臣愚不知刑誅而死者為有罪邪則擢用而生者獨何幸歟擢用而生者為無罪邪則刑誅而死者獨何辜歟禍昌竊我王氏之位實祖宗之罪人而為王氏子孫臣庶所共讎也其族姻黨與不加刑誅則屏諸四裔而後快於人神之心昔武才人以高宗之后奪其子中宗之位五王舉義退武氏復立中宗武氏母也中宗子也以母之親奪子之位胡氏尚譏五王不能斷大義誅其罪而滅其宗况禍昌之於王氏無武氏之親有武氏之罪則族姻及其黨與奚啻武氏之宗也頃者臺諫上言

逐之於外縱不能明示天誅庶幾小雪祖宗臣民之憤也曾未數月俱承寵召聚會京城出入無禁今雖以諫官之言放其數人殿下龜俛從之有遲留顧惜之意不知此舉果何義也諸將回軍議立王氏此上天悔禍祖宗陰相王氏復興之機也有沮其議卒立子昌使王氏不復興者有謀迎辛禍永絕王氏者其爲亂賊之黨王法所不容也殿下旣全其生置之遠方可也今皆召還于家慰而安之若以其罪爲誣也其沮王氏而立僞昌者諸將之所共知也親自招服明有辭證其迎辛禍而絕王氏者金佇鄭得厚言之

於前李琳李貴生招承於後辭證甚明此而謂之誣也天下安有亂臣賊子之可討者也請以中宗三思之事明之武氏之黨最用事者三思中宗以母之親姪誅討不加待遇甚厚自今觀之五王旣立武氏之子爲帝故三思得免其机上之肉則五王不惟有功於中宗於三思亦有天地再造之恩也彼三思曾不是思自疑其罪爲世所不與日夜譖五王曰權重恃功以惑中宗之心中宗以三思爲愛已而親之以五王爲權重而忌之五王日踈三思日密卒之五王戮而中宗弒使中宗謬計不過曰不能保全功臣而已

豈知親見弑於三思之手乎天人之際間不容髮吉
凶灾祥各以類應今内則百官受職庶民安業外則
上國和通島夷讐服亂何由生讒人交構於下則虞
憂之象著於上容星孛于紫微臣恐三思之在於側
也火曜入于輿鬼臣恐終有三思之禍也臣等雖遭
五王之害無足恤也爲王氏已成之業惜之也若曰
保無此事言之者妄也彼中宗之心豈不爲保也卒
貽後人之笑臣恐後之笑今猶今之笑古也伏讀教
書曰民弊未盡除而財用妄費歟下情未盡達而冤
抑未伸歟茂異之才未舉者誰歟讒佞之徒未斥者

誰歟臣聞三司會計佛神之用居多焉財用之妄費
者莫斯若也然佛神之害自古難辨也爲其徒者曰
此好事也善事也歸我者國可富也民可壽也爲人
君者聞是說而樂之殫其財力諂事佛神人有言之
者則以爲我事佛而彼非之我善而彼惡也我道而
彼魔也我之事佛神爲富國也爲壽民也非爲我也
持是說以固其心而人之言莫得以入也殿下卽位
以來道場高峙於宮禁法席常設於佛宇道殿之醮
無時巫堂之祀煩瀆此殿下以爲善事而不知其實
非善事以爲富國而不知國實瘠以爲壽民而不知

民實窮雖有言之者舉皆不納不自以為拂諫是臣
所謂為善福壽之說先入之也昔梁武帝屈萬乘之
尊三捨身為寺家奴殫江南之財力大起佛塔其心
豈以為非利而苟為之也匹夫作亂身遭羈辱子孫
不保而國家隨之佛氏所謂修善得福者果安在哉
此猶異代也玄陵崇尚佛教親執弟子之禮於髡禿
之人宮中之百高座演福之文殊會無歲無之雲菴
之金碧輝映山谷影殿之棟宇聳干霄漢財殫力竭
怨讟並興而皆不恤事佛可謂至矣卒不獲福豈非
明鑑乎周末神降于有莘太史過曰國家將興聽於

人國家將亾聽於神周果以亾由是言之事佛事神
無利而有害可知矣伏望殿下申明有司除祀典所
載外凡淫怪諂瀆之舉一皆禁斷則財用節而無所
妄費矣殿下即位以來人或犯罪有不問者有放免
者疑若無冤抑之未伸者也然赦者姦人之幸良善
之賊也則其數赦乃冤抑之所在也近者臺諫以宗
社大計上書論執皆遭放逐臣恐冤抑之未伸茂才
之未舉者此其時也至於讒佞之人蹤跡詭祕言語
隱密難得以料也大抵君有過則明爭之人有罪
則面折之落落不合矯矯獨立不畏他人之議者正

士也秘其蹤跡惟懼人知在衆不言獨對浸潤者讒
佞之人也殿下於外而士大夫內而小臣宦寺試以
臣言觀之則讒佞之情得矣人雖至愚皆知自愛至
於妻子之計孰無是心昔漢成帝時日有食之言者
皆以爲外戚用事之象成帝疑之問於張禹禹以身
老而子孫微弱恐得禍於外戚不明言其故卒使王
莽移漢鼎谷永輩直攻成帝略無忌憚至於王氏之
用事畏避不言漢室卒以亾亦爲妻子計而不暇及
漢室也臣雖狂妄不至病風敢不自恤乎臣以一身
孤立於羣怨之中非不知言出而禍至殿下以不諱

問臣敢不以切直對此臣所以寧得禍而不恤切言
而不諱者也伏望殿下畱神採擇以白臣忘身徇公
之意萬死無憾仍徵辭箋以進不允當時上書者甚
衆而道傳對爲第一王每稱之然以盡言不諱忤旨
且以武三思比禹玄寶黨玄寶孫成範爲駙馬故王
不悅道傳而玄寶及李穡之黨亦惡道傳道傳又上
書都堂請誅穡玄寶曰春秋之時晉趙穿弑君直史
董狐書曰趙盾弑其君盾曰弑君者非我也史曰子
爲正卿亾不越境返不討賊弑君者非子而何孔子
曰董狐良史也趙盾良大夫也爲法受惡夫盾以正

卿不討弑君之賊受弑逆之名而不辯然後討賊之
義嚴而亂賊之黨無所容於天地之間矣故曰為人
君父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蒙首惡之名為人臣子
而不通於春秋之義必陷於篡弑之罪此之謂也愚
雖不才得從宰相之後與聞國政敢不以良史之譏
自懼乎若曰所謂罪人有儒宗焉有連婚王室者焉
其法有難議者也則昔林衍廢元王立母弟湍衍先
定其謀而後告侍中李藏用藏用不知所為但曰唯
唯而已後元王反正以藏用位居上相不能寢其謀
禁其亂廢為庶人今李穡之為儒宗孰與藏用其首

唱邪謀沮王氏而立子昌者孰與藏用但唯林衍之
謀而已胡氏曰昔文姜與弑魯桓哀姜與弑二君聖
人例以遜書若其去而不返以浚絕之所以著恩輕
而義重也夫弑桓者襄公也弑二君者慶父也文姜
哀姜疑若無罪焉聖人以二夫人與聞乎故浚絕而
痛誅之如此夫嗣君夫人所出也不以子母之私恩
廢君臣之大義况其下者乎或曰穡之言曰禍雖眈
子玄陵稱為已子封江寧大君又受 天子誥命其
為君成矣又既已為臣矣而逐之大不可也此其說
不亦是乎則曰王位太祖之位也社稷太祖之社稷

也玄陵固不得以私之也昔燕子之受燕於子噲或
曰燕可伐與孟子曰可子噲不得與人燕子之不得
受燕於子噲聖賢之心以爲土地人民受之先君者
也時君不得私與人也又周惠王以愛易世子齊桓
公率諸侯會王世子于首止以定其位當是時嫡庶
之分雖殊其爲惠王之子一也且以天王之尊不得
私與其愛子以諸侯之卑率諸侯之衆上抗天子之
命聖人義之未聞世子拒父命桓公抗君命誠以天
下之義大也玄陵豈以太祖之位之民而私與逆眈
之子乎又 天子誥命一時權臣以爲玄陵之子欺

而得之也後 天子有命曰高麗君位絕嗣雖假王
氏以異姓爲之亦非三韓世守之良謀又曰果有賢
智陪臣定君臣之位則前命之誤 天子亦知而申
之矣安敢以誥命藉口乎其爲臣之說抑有辨焉綱
目前書審食其爲帝太傅周勃陳平爲丞相後書漢
大臣等誅子弘迎代王恒卽皇帝位其書曰帝曰丞
相者非爲臣之辭乎曰大臣曰誅子弘者非討賊之
辭乎不獨此耳武才人稱帝已久狄仁傑薦張柬之
爲宰相柬之廢武才人迎立中宗其薦爲宰相者豈
非爲臣也廢武才人者亦討其爲賊也百世之下稱

周陳安劉張柬之復唐之功未聞罪數公爲臣而廢
舊主也稽與玄寶雖仁義未足皆讀書通古之士豈
不聞此說乎其執迷不悟倡爲邪說以惑衆聽於此
可見先王之法造言惑衆者在所當誅况敢倡邪說
以濟亂賊之罪者乎或曰其謀迎辛禍者正子昌在
位之時雖無辛禍之迎王氏安得復興乎其曰迎辛
禍而絕王氏以罪加之之辭也當是時忠臣義士奉
天子之命議出異姓以復王氏僞辛之黨先得禮
部咨知 天子之有命忠臣之有議謂子昌幼弱謀
立其父以濟其私此非謀迎辛禍而絕王氏乎或曰

稽與玄寶於行爲前輩有斯文之雅故舊之情子力
攻之如此無乃薄乎昔蘇軾於朱文公爲前輩文公
以軾敢爲異論滅禮樂壞名教深訶力詆無少假借
乃曰非敢工訶古人成湯曰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予
亦畏上帝故不敢不論夫軾之罪至於立異論滅禮
法耳以朱子之仁恕攻之至以成湯誅桀之辭並稱
之况黨異姓而沮王氏者祖宗之罪人而名教之賊
魁也豈以前輩之故而貸之也上箋辭曰臣之得諫
難可悉陳請以殿下之所明知者言之殿下以臣充
三軍都摠制府右軍摠制使臣面請曰諸將用軍士

爲私屬其來尚矣一日革之舊家世族無其役而食其田久矣一日名屬軍籍役加於身臣恐大小歸怨於臣也殿下曰將帥之革憲司言之三軍之設斷自予心卿何與焉保無此謗也臣復曰臣若得謗必達於聰聞則殿下亦知臣無其事而得其謗皆此類也而臣之他謗亦明豈非幸之中者乎臣受命後果有謗之者曰道傳回自中原而三軍之府遽設此以五軍都督之法而爲之也舊家世族自此皆服賤役矣萬口一談牢不可破戶口成籍堂臣言之殿下可之其事出於臣在中原之時也刷盲人巫師之子充樂

工典儀寺奉殿下之命而行之者也無籍冒名之徒怨戶籍之不便於已者曰道傳之所爲也盲人巫師以此議爲出於臣而沮之革私田之議臣初以爲皆屬公家厚國用而足兵食祿士夫而廩軍役俾上下無匱乏之憂臣之志也而志竟不行尋請殿下免提調官久矣而分田不均之怨皆歸於臣然此小事也殿下所明知臣不得辨焉况事之大而怨之深者雖非臣之所知臣何自而免也臣死於崔源之遣則內以正先君之終上而不欺於天子矣死於不肯署名之事則足以明僞辛非玄陵之後矣死於胡使之

却則上以脫君父之惡名下以免一國臣民與弑之
罪矣臣身雖死有不死者存豈非榮乎若夫陷於讒
謗之口則上以遺君父不能保全功臣之累下以招
不能明哲保身之譏臣甚懼焉願殿下解臣見職以
保餘生諫官言道傳功在社稷上箋辭職累日不答
待功臣不可如此其薄乃復爲政堂文學臺省文章
請玄寶罪王不聽使人於我 太祖請禁臺省論奏
太祖嘆曰王曾謂我指揮臺省乎時王忌 太祖
功高得衆心舊家世族怨革私田多方誣毀禍昌之
黨連姻王室朝夕譖訴王信讒言日夜與左右潛圖

除之 太祖困於讒說謂道傳南閭趙仁沃等曰吾
與卿等戮力王室而讒言累騰恐終不得容吾當東
歸以避之先令家人趣裝行道傳曰 公之一身宗
社生靈之所係豈可輕其去就不如畱相王室進賢
黜姦以振紀綱如此則王庶幾有悟而讒言自息矣
今若退居一隅彼讒者必誣以蓄異心禍且不測矣
太祖曰昔子房從赤松子遊高祖不之罪我心無
他王豈罪我相與論議未決都鎮撫黃希碩因家臣
金之景白夫人康氏曰道傳間等勸 公東歸事將
非矣不如去此數人康氏信之告于 太宗曰道傳

閻等皆不可保對曰 公困於讒說有引去之志道
傳閻等力陳利害以止其行乃責之景曰數人與
公同休戚者也汝勿更言王召道傳道傳辭疾不赴
遣代言安瑗敦諭乃至王問稽玄寶罪道傳對如疏
意語若懸河王曰稽罪狀稍著玄寶罪猶未白道傳
曰稽罪已著宜置極刑以示不忠若玄寶者罪狀未
白故臺諫文章請流遠地臣亦以為宜使淑慝異處
王曰稽玄寶事寢之已久今有抗疏者必卿疏為之
階也卿近不見寡人者亦以此也道傳曰君臣之義
情同父子譬如父責子不孝而明日又愛之如初者

天理之不掩也殿下令雖責臣後若推誠任臣敢不
奮勵今當農月天久不雨殿下召臣面議天乃雨昔
霍霖禾穀不茂殿下召臣議政事陰雨霽殿下以為
何如脫有姦黨矯旨罪臣臣請面啟然後伏罪王不
悅憲司劾糾正朴子良等不迎執義禹洪得下獄鞫
之辭連道傳出為平壤府尹省憲刑曹上疏劾道傳
陰誘糾正非毀臺諫請置極刑王以功臣宥之復論
道傳濫居功臣之列內懷姦惡外施忠直染汙國政
請加其罪王放歸其鄉奉化縣臺省文章曰道傳家
風不正派系未明濫受大職混淆朝廷請收告身及

功臣錄券明正其罪王只收職牒錄券移配羅州大
司憲金湊等上疏論其子典農正津宗簿副令澹廢
為庶人尋量移道傳于奉化縣鄭夢周嗾諫官金震
陽等上疏曰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
謀去本主無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
請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初玄寶族人金戩嘗為僧
私其奴妻生一女以嫁士人禹延生女適云敬生道
傳故云後夢周死召還賜米豆百石給其子告身復
封忠義君自此以後入本朝

論曰趙浚鄭道傳皆以世祿之家臣事王氏致位宰

輔知天命有歸密謀推戴雖有張永德之先見而非
人臣之不二心者矣浚所建三十五事皆切於時宜
至今因之道傳引古用人之法以革偽朝添設職立
摠制府以嚴體統其才足稱然李穡之忠賢麗室喬
木之臣也道傳必欲誅之反加以背王氏之罪既陳
於王矣上書都堂不已甚乎繩以不直則道傳殆有
甚於浚爾

功臣錄券明正其罪王只收職牒錄券移配羅州大
司憲金湊等上疏論其子典農正津宗簿副令澹廢
為庶人尋量移道傳于奉化縣鄭夢周嗾諫官金震
陽等上疏曰鄭道傳起身賤地竊位堂司欲掩賤根
謀去本主無由獨舉織成萋斐之罪連坐衆多之人
請於貶所典刑垂戒後來初玄寶族人金戩嘗為僧
私其奴妻生一女以嫁士人禹延生女適云敬生道
傳故云後夢周死召還賜米豆百石給其子告身復
封忠義君自此以後入本朝

論曰趙浚鄭道傳皆以世祿之家臣事王氏致位宰

輔知天命有歸密謀推戴雖有張永德之先見而非
人臣之不二心者矣浚所建三十五事皆切於時宜
至今因之道傳引古用人之法以革偽朝添設職立
摠制府以嚴體統其才足稱然李穡之忠賢麗室喬
木之臣也道傳必欲誅之反加以背王氏之罪既陳
於王矣上書都堂不已甚乎繩以不直則道傳殆有
甚於浚爾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一

木齋家塾彙纂麗史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